

未竟之约

王青



王青,蚌埠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。著有散文随笔集《女儿藤》,有散文、诗歌入选三十多种选本,文字散发于国内各报刊并获奖若干。

我习惯由东门进入那园子。一路直行到水光潋潋的大塘岸边,不远处横卧水波的五孔桥正好成为背景的衬托。其实我并不单纯从拍摄角度去考量的,每每走到那里,我

想得更多的是能否与1977年那张老照片上的场景严丝合缝。我总以为,找个适当的时机,把照片上的三个人聚在一起,在同样的位置、以同样的姿势重现那年秋天的合影,应该不是一件多难办到的事情。

照片上的那三个人也都这么以为。因为把这事看得太重了,大家似乎都慎重得有点过头,迟迟没有商定好最恰当的时机。直到半月前,我忽然得知,有一个人已经无法践约了。

无法践约的人是张新光老师。我叫她“张老师”,从前我们医院的人都叫她“爱军妈”。那天下午我收到她女儿潘爱军发来的信息,说她妈妈因突发大面积脑梗已于2月18日病逝了。我怔住,心一凉,天气好像倒回了冬天。说好的到蚌埠大塘公园的约定呢?我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,费心费力地从茫茫人海中打捞,才终于找齐了照片中的三个人,她们仨也满心期待地等着重逢的那天。

四十四年前,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第四天,一列运载地震伤员的火车驶入蚌埠站,张老师全家和一大批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唐

山人来到了这座淮河边的城市。地震几乎完全倾覆了唐山城,夺去了她不足三岁的儿子以及父母、兄弟等多位至亲,丈夫高位截瘫,她和女儿也都受了伤,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,他们就寄居在我们的这座城里,一边流泪一边疗伤。

那时的她还不到三十岁,少年的我也根本没有机会与她相识。直到四十年后,我在筹建医院院史馆征集抗震救灾史料时,偶尔得知了唐山女孩“潘爱军”的名字。万人如海一身藏啊,凭着一个不太确切的老地址,历经周折,我终于联系上了潘爱军和她的妈妈。那也是一个春日,接通电话的那一刻,我们彼此都感觉如同找到了失散的亲人。不久,我决定去唐山看望并采访他们。

2016年6月的唐山之行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亲人团聚,四个小时的路途也像是跨越了整整四十年的时光。终于见了面,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及曾经那场残酷的灾难。记得有人这样比喻:“往事犹如火盆里逐渐冷却的炭火,不知道捡起哪一块,会更加烫手。”所以经历过地裂城殇的唐山人大都不愿回忆。张老师却流着泪一次次地为我讲述亲历灾难中的每一处细节,一次次把已经结痂的伤口又生生地揭开,那是一个人心永久的痛。而对于蚌埠这座在灾难中庇护过、关爱过他们的城市,她说不尽的是无数温暖

的回忆。这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患难之交。

我带回一张珍贵的老照片。1977年蚌埠大塘公园五孔桥的背景下,小爱军笑盈盈地站在年轻的妈妈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子面前。那正是她们返回唐山前夕。照片上另一个年轻女子是邵三山护士,那时她几乎每天都牵着小爱军的手,送她去学校上学。我从唐山回来两年零一个月的时候,才终于联系上二十多年前就调回上海的她。

最好的那种等待,是来日可期。如今五孔桥下春波绿,复制三人旧地重逢的时刻已再无可能。有些风景经年不变,有些人事不断向前。失去,成为常态,而得到,稍纵即逝。这大概就是生命最真实的样子吧。

随着张老师的离去,我猛然想起一件事。那年去唐山前,我特地打电话问张老师可要带点什么,她有点犹豫地说,是否可以帮她买一把油布伞?见我疑惑,她便对伞做了细致的描述。那种有着笨重竹子骨架、漆着桐油布面的伞,其实几十年前市场上就不见踪影了。流年似水啊,现在除了拍年代剧充当道具,谁还用这个。我猜想她让我买这伞的用意,或许是因为多年前在这座城里,曾有这样的一把油布伞为他们遮风遮雨……



等一道身影

程建华

咣当咣当了两天两夜,绿皮火车终于喘着粗气停下了。我拖个拉杆箱,踏一地碎琼乱玉,缩头缩脑走出了萨尔图火车站。站口,寒风残雪刀片般劈上脸颊,我不禁连打了几个寒噤。

已是三月,来前,家乡郊野如茵,院外桃花殷红,怎知这千里之外仍然冰雪覆裹呢?满地冰霜,如盆凉水,兜头浇灭了我心头那团烈焰般的创业激情。

转眼俩月过去,街边杨柳羞涩地吐出了嫩绿,这时比远离故土更让我倍受煎熬的,却莫过于手头毫无进展的职业装业务了。想想也是,哪家单位会相信一个寒酸孤零的外地人呢?而来时所借的两万块钱,经衣食住行一通折腾,大浪淘沙似的只剩四千了。是走?是留?这天午后,阳光煦暖,我站在新玛特商城缓缓上升的扶梯上,茫然俯视着大厅里衣着光鲜的男女,反复盘问自己。

你好,看电影吗?四楼电梯口站个年轻女子,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,睁双明澈的眼睛问我。我扭头看看身后,确定她在和我说话,不禁一头雾水。那女子妩媚一笑,扬了扬手里的票说:约朋友来看电影,可她临时有事了,我不想浪费了这张票。

原来这样,反正闲着,我点点头,随她往影院走去。她约莫二十四五岁的样子,穿一件紫色风衣,

脑后扎个马尾,利落干净,身姿绰约。

影院座无虚席,我俩在黑暗中摸索着坐下。电影开场了,上映的是史诗大片《指环王3——王者归来》,她似乎有些激动,凑在我耳边说:前两部我看过了,场面宏大,今天看完第三部,也算了个心愿。她的声音轻柔温软,馨暖的话风扑在我脸上,淡若兰香,我心头不禁一热。

见我不语,她开始小声解说剧情:咕噜因被魔戒诱惑而变得面目狰狞,佛罗多少爷和园丁山姆克服了重重艰险,正在前往末日火山摧毁魔戒的路上……我哦哦应着,眼睛盯着屏幕,心思却有些散漫了。不久,当甘道夫和白袍巫师在桥上斗法而跌入幽暗无边的桥底时,她突然“啊”地一声,双手紧紧揪住了前襟,见她杏眼怒睁,一副为古人担忧的样子,我不禁暗暗好笑。随后,一脸刚毅的英雄主角阿拉贡拔发仗剑,踊跃而出,她立刻又喃喃自语道:哇!好酷呀……

我心里越发乱了,脑子开始走神:我是谁?我在哪?我……这时,屏幕上英勇无畏的罗翰国国王身披铠甲,手执利剑,正高声激励着倾国而出的战士和魔王的军团进行殊死搏斗,但寡不敌众,险象环生,而盟友刚铎摄政王因痛失爱子,却在绝望中酗酒买醉,场面令人异常揪心。突然,她双手紧握成拳,转过身子,面对着我,几乎是

愤怒地喊道:懦夫,快去战斗呀!你这懦夫……或是激动,她的脸色红彤彤的,像涂满胭脂。我怔住了,呆呆看着她,半天没吐出一个字来。画面一转,她猛醒过来,脸更红了,不好意思地指着银幕说:我说他呢……

电影如何结束的,我已有些模糊了,只记得快散场时,她接了个电话,说了几句便起身道:不好意思呀,单位有急事,我得先走了。说罢匆匆而去。

不出几步,她忽又趑了回来,俯下身,双手拢在我耳边,轻声道:你也振作起来吧!刹那,我如遭电击,莫不是一直愁眉不展的样子,让她瞧出了端倪?我想对她说句什么,抬头时,却见她紫色的身影在门边一闪,旋即不见了。

那天直到影院打烊,我还呆在座位上发愣,我回忆着下午的点点滴滴,心里乱乱的,暖暖的。

那是我在大庆看过的唯一一场电影。

我终于留在了大庆,独在异乡,举目凄凉,扛不住时也想过放弃,这时紫衣女子的身影便如黑夜里的一缕光掠过心头,还有她那憋红了脸,怒斥“懦夫,快去战斗”的声音更如霹雳一样炸响在耳边,我咬牙吞声坚持下来,终像冰雪一样渐渐融进这片黑土的油城。

再后来,我的业务已做得有声

有色了,以至自个儿走在道上,也倍觉神闲气定了,可每到日暖风恬的午后,当我驾车悠然经过新玛特商城时,便会情不自禁想起那年春天看过的那场电影。

从青春岁月至不惑之年,我常常徘徊在那熟悉的影院门口,我希望能等到那位素昧平生的女子,对她说:你当初的那声喝斥,给了我那么多的勇气和坚持。

但我一直没能等到那道紫色的身影,或许,再也等不到了,或许,明天就能等到。



程建华,安庆日报副刊编辑。